

黨史拾遺錄

(三)

陳春生

八、廖仲愷陳秋霖兩先生之被害

陳炯明督粵時代，在香港設有機關報——名曰「新聞報」，記者陳秋霖先生等，辦報頗有精神，其諧部一欄，為市上食品介紹，老饕者多喜閱之，蓋以其頗合胃口也。某日，論調忽變，倒戈以向陳炯明，閱者均異之。其後，陳秋霖先生由港赴廣州市，與廖仲愷先生同乘汽車赴某地，行至東堤惠州會館門前，突被兇徒鎗擊，廖陳二人均中要害，遽殞命。廖仲愷夫人——何香凝女士撫屍痛哭，然已不可救藥。時為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也。

九、國父之詩文

國父固深於英文者，是故世人每多疑其對於本國文字未能通曉。殊不知國父對於國文之造詣尤深，有時寄與同志關於機要之函件，不能假手於人者，國父輒親自揮毫，未聞有謂其詞不達意。至於國父能否為詩？世人多未讀過國父之詩，且疑其未諳吟咏，但據胡漢民先生謂：「總理在日本時，當環翠樓講義中，日人宮崎精總理有所題贈，總理立即搦思親筆題一環翠樓中此髻客，湧金門外岳飛魂」二句以贈之，此為國父即席揮毫，確非請人捉刀之作。」可

見國父亦非絕對不能詩者，惟不常作，且亦不暇作，又非甚工耳。上海天鐸報曾刊有國父七律詩一首，典雅工緻非常，或疑非出自國父手筆。但國父曾與日本某氏論詩，亦深愛中國舊式詩而不贊成新體白話詩，日人亦深以為然也。

十、「特登誤國週時賠錢」

憶「中國旬報」出版未久，記者集諧部方搜集資料，如史堅如先生思素得一段諧談，其內容為「特登誤國週時賠錢」。蓋當時署粵督為德壽，粵東藩司為丁禮常，臬司為吳某，運司為滿洲人國某，糧道為周某，廣州知府施典章，南海縣令為裴景福，番禺縣令為錢某。若連讀粵垣各官吏之姓氏，即為「德丁吳國周施裴錢」，其音略似「特登誤國，週時賠錢」也。粵語謂「故意」為「特登」，譏清吏之誤國時賠款與外人也。

十一、陸皓東被殺頭有預兆

先烈陸皓東被殺頭，曾有預兆。尤少就先生言：革命黨本主張破滅迷信打破風水之說，但當乙未之役將近舉義時，彼與陸皓東等數少年居一小樓中，樓之形狀稍為伸出。有一堪輿家過此，謂居此樓之人將有殺頭之禍。革命諸少年一笑置之。乃未幾，乙未之役敗，皓東被擒，果受清吏

門人龍種之、龍靈侯、龍左臣、湯覺頓、王濟中等十餘人，赴廣西乘馬遊龍巖，在黨人碑上，撫摩久之，題名刻詩留念。當時他因目覩德人強相膠州灣事，當上書清廷，痛陳時勢已瀕險境，目的在變法維新挽救危亡；今親黨人碑，思今念往，自難免百感交集。今錄所題七絕三首於下：
 相重天鋼黨人，一時黨獄遂千春，祇今龍隱岩前路，卻為遺碑動馬塵。
 大書深鵬鋼全門，鐵馬英名草木尊，一事便宜附驥者，千秋留得姓名傳。
 石港別蘇重摩挲，佛法燈微劫已多，我是清都論謫客，蕭條異代竟如何？

後來在康南海詩集出版的時候，詩後又加上如下的跋語：「逾年戊戌，黨禍遂作，鄙人妄以罪魁，步蘇馬後塵，題跋皆磨，誠不自意也。此三詩或為讖，後來好事者，必有以此三詩刻黨人碑，以成千古一大公案者，亦好因緣也。」

康氏維新失敗，滿腹牢騷，自是意中事，借題發揮，舒一口怨氣，也是好題目。當宋代王安石變法時，新舊兩黨，在政治上波濤起伏，鬥爭劇烈。初神宗欲任安石為相，詢問羣臣。韓琦便說：「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，處輔弼之地則不足。」唐介、孫固、呂海等都對他無好評。及至蔡京用事，復行新法，又指司馬光等為舊派，立碑刻石，頒立郡縣。黨人碑的設置，是在徽宗崇寧二年（一一〇三）開始的。其用意就是禁止舊宗元祐時的黨國者，和他們的黨徒對京師去。這一批人，就是所謂「元祐黨人」了。
 這次康有為遊桂，對着黨人碑，當然有無限的同情之感。

革命雜事談叢

(一)

自在

一、練達成借教排滿

廣州初期革命黨人中，有練達成者，曾充博濟醫院尹士嘉醫生之護士；粗知醫藥，與其妻張翠真分設美嘉氏藥房於廣州及陳村。人不知其來歷者，祇見紅綠黃黑藥水，滿陳架上，即驚為名醫，其門如市。練氏夫婦，以行醫為手段，陰則圖謀革命也。練每逢下鄉運動革命，必乘三人伙轎，攜帶舊約聖經一部，美國旗一面；洋裝革履，儼然宣教士；所到之處，人皆傳教目之，又烏知其偽裝乎？廣東反正，組織成軍，任練字營統領。即乙未廣州第一次起義，彼亦屬幹部人員也。惟在民十以後，因外遇關係，夫妻先後死於非命。蓋此時，彼之思想與行動，已瀆離革命隊伍遠矣。

二、劉錦洲裝瘋脫罪

史學如護炸清吏粵督德壽，給史烈士為埋炸藥而租屋的担保人，是基督教長老會的宣傳士劉錦州。後來史案事洩，史被逮捕，尋出根由，知道這所屋子是劉担保，必定是同謀犯罪，把劉拘捕。劉入衙署後，裝瘋癲語，忽說天堂地獄，忽叫耶穌基督、上帝耶和華、聖父聖子聖靈、三位一體，東扯西拉的瞎說連篇。過了些時，又向天大聲的禱告。使看守的差役，當他是瘋狂人，報

告長官。當局的囚重犯已得，不想拘押瘋漢，且他又是宣教士，恐怕引起西教士的交涉，惹出麻煩；將錯就錯，便將他釋放。這樣一來，正中了他的「山人妙計」，就得恢復自由了。

三、林瑞銘運藥炸倭相

倭寇利用袁世凱叛國稱帝，乘機提提二十一條件，要挾袁世凱承認，造成國家的重大恥辱，五七、五九的國恥紀念，就此發生。當時寄居東京的革命黨人，就計劃謀炸倭寇的總理，來洩忿恨。炸藥是存在橫濱，運到東京，狼不容易，因為日本的刑事（即警察）偵探，偵緝才幹，實在厲害。於是利用孩童暗運。林瑞銘（現任廣東坪石的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的校主任）當時年僅十二三歲，他的父親林少彭，原屬革命黨人，就派他去充當這個差事。他不慌不忙，穿了平日的學生制服，帶了炸藥，乘火車到東京，神不知，鬼不曉，給他掩飾過去，安全的抵達目的地，交差了事。一班前輩都誇獎他有胆有識，完成使命，確是革命種子的有為少年。等到黨人們把炸藥安頓好之後，這位倭寇總理，已經過了埋藥的地帶，施放也來不及了，辜負了事前的一番計畫。事雖不成，然而林瑞銘和黨人們已盡了他們的責任。這一段歷史，當着國恥紀念日，林氏曾向全體員生報告過。不忍它湮沒不彰，特為追述。

斬首之刑。子夏所謂：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不可信而可信，其斯之謂歟？

十二、中國日報之徵聯

猶憶香港中國日報曾以「壯荒」二字轉轅格出徵聯，其中選取冠軍殿軍兩卷，頗值一記。

冠軍：壯圖□□滄河北

殿軍：滿嘴貓鬚馬得壯

冠軍一聯，堂皇雄壯，切合革命報宗旨；殿軍一聯，頗饒趣味。

十三、胡展堂先生之談諧

胡展堂先生，性情活潑，喜作談諧語。鄧慕韓同志係同盟會員，同志輩戲呼為「鄧帥爺」，胡先生亦喜捉弄之。嘗贈以聯語云：「祖宗為契□」（注：粵語呼龍陽君為契□，蓋暗指漢朝鄧通也。）皇帝是鄉親。□蓋當時鄧之鄉親某君，亦係革命同志，人戲稱之為「皇帝」，故聯語云然。又，清季載洵載濤兩貝勒出洋考察，道經香港。鄧戲謂：載艦如能縮低至海底，則可無礙於天下。洵濤兩貝勒係滿州親貴，蠢如鹿豕，倘肯人以此說進，彼將信之。又某女士嘗於廣座中出其金鍊，而視時刻，金鍊甚小。鄧有一大金鍊，亟取鍊視之。女士去後，鄧戲謂：彼之鍊小，我之鍊大。我出其大鍊，將彼嚇退矣。實則女子之鍊，固以小為貴者。胡先生聞其事，乃戲為聯句以調之，聯曰：「縮低載艦渾無敵，嚇走金鍊大有人。」同志中，至今傳為笑柄。